

中国



皇帝皇后

全传

成思远/主编

远方出版社



中国皇帝皇后全传

朱 温

成思远 主编

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皇帝皇后全传/成思远主编. - 呼和浩特:远方出版社,
2006. 11

ISBN 7-80723-146-7

I. 中… II. 成… III. ①皇帝—列传—中国
②皇后—列传—中国 IV. K827=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29581 号

中国皇帝皇后全传

主 编:成思远

出版发行:远方出版社

社 址: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
邮 编:010010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北京市施园印刷厂

开 本:850 × 1168 1/32

字 数:4600 千字

印 张:518.5

版 次:2006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—2000 套

标准书号:ISBN 7-80723-146-7/I·46

定 价:2580.00 元(全 100 册)

目 录



第 一 章	无赖少年	(1)
第 二 章	投奔起义军	(13)
第 三 章	朱温叛变	(52)
第 四 章	篡唐夺位	(73)
第 五 章	黄昏落日	(97)



第一章 无赖少年

朱
温

时势造英雄，乱世出枭雄。唐朝末年，天下大乱。群雄并起，逐鹿中原。几十年间，战事不断。正是这大乱的时事才造就了朱温这一历史人物。

万事之起，必有所始。大祸之发，必有其端。唐末大乱的祸根，当追溯到风流天子唐明皇时期。明皇晚年，荒淫怠政，委权奸相李林甫、杨国忠，宠信宦官高力士，放纵边帅安禄山，政治腐败，终于导发了安史之乱。大乱过后，宦官侵权，镇帅专横，两大弊端渐成。

唐宣宗大中年间，社会比较安定。宣宗李忱励精图治，为人精明练达，通晓民情，抑制宦官权利，缓和藩镇与朝廷的矛盾取得一定的成效。宣宗被人们誉为“小太宗”，社会出现中兴的气象。

河南道宋州砀山县（今属安徽）午沟里村，住着一户姓朱的人家。主人朱诚，是个不第秀才。从他太爷朱黠那辈起，朱家就有了一定的财产，是十里八村有名的财主。他爸爸朱茂琳，爹爹朱信也还能维持家业，始终保持着乡间土地主的门面。

但是，光有钱而无势也没有社会地位。要想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，必须有念大书的，做大官的才行。这正是朱氏所缺少的，于是朱信便下决心要培养儿子读书。

他先后以重金聘请几个先生到家开馆。朱诚也很用功，学业虽非精到，却也说得过去。从弱冠时起便参加举子考试，无奈福分微浅，又没有得力人推荐，故科场失意。



唐代的科举考试不密封试卷，主考官与阅卷人的主观印象起决定性作用，若无权者或名流推荐很难及第，晚唐时尤其是如此。朱家本是土地主，哪有这样的戚友？

十几年光景，朱诚的举业毫无进展，倒把好端端的家业消耗得差不多了。妻子王氏又生了两个儿子。家中的财产渐少，吃饭的嘴渐多，经济状况每况愈下。朱诚见一家四口眼看就要挨饿了，只好硬着头皮到富户去当“孩子王”，做起了教书先生。他变成了一个书呆子，口不离“五经”，人们便送他一个雅号曰：“朱五经”。

朱五经辛辛苦苦地教书，束修微薄，勉强糊口。富家儿又难调教，他很操心，再加上多年苦读耗费了大量心血，所以这位朱先生未老先衰，不到40岁的人头发已白了一半儿。牙也掉了好几个。

说话间到了大中六年初冬季节，庄稼已全部上场，庄稼人也不怎么忙了。晚饭后，左一伙右一群的在门口的大石头上、木墩子上坐着聊天。

太阳刚刚落山，暮色苍茫，自远而来。

“看！那边是谁家着火了？”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指着村子西北角惊叫道。

人们的眼睛一下子被吸引过去，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。

果然，西北角一座普通民宅上好像有火光。

“哎——那不是朱五经的家吗？怎么着火了？咱们去看看去！”

“看看去！快！快！”

人们迅速散开，有的回家取脸盆，有的回家提水桶，有的拎把大扫帚，纷纷向朱家赶去。

腿快的先到，当走近朱宅时，人们感到有些诧异，房子好好的，连个火星也没有，红光也不见了。

好事的正要打听，忽听朱家的西屋里传出“呱呱”的婴儿啼叫声，声音非常脆响，好像在向世人报告他这个小生命的到来，



人们这才知道朱五经又生了个儿子。这一天是唐大中六年十月二十一日(公历852年12月5日)。

朱宅后院,住着一小户人家。猪不知被谁砍了一刀,满身是血。看来是不好养了,主人便想把它赶快杀了,出点血,肉也鲜。

于是,主人忙用几块土坯临时搭个大灶,放上大锅,添满水,架上干柴,烧起水来。刹那间,火光通红通红,傍晚时分格外显眼。猪毛褪完,火渐渐熄灭。

屋子里,新手儿又白又胖,小手小腿乱动,哭声宏亮。这小孩便是本书的传主,五代时期的第一个皇帝——后梁太祖朱温。

小朱温排行老三,家人邻居都呼之曰“阿三”。朱阿三从小就最闹,有什么事不依他就咧开大嘴干嚎,杀打不怕,一哭就是半天。后来王氏也毫无办法,他一张嘴就让他哭个够,人们见状,都管他叫“哭半天”。

朱五经一生未能中第,很不甘心,就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三个孩子身上,有时间就教他们识字读书。老大全昱最听话,用功读书而又仁义,老二朱存和阿三却只知贪玩,虽然也被逼着学了些什么五经三传四史的东西,知道一些历史掌故,但也是粗知皮毛而已。二人的兴趣不在书本上,专爱去使棍弄棒,偷空就跑到街上去跟孩子们玩。

朱阿三小小的年纪却总当孩子头儿,今天当山寨王,耀武扬威,明天当大将军,发号施令,小脸一绷,小胸脯一挺,倒还有点威严劲,哪个小孩不听他的,他举手就打。别看小阿三念书不行,打架倒是敢下手,所以几十个孩子让他摆弄得服服贴贴,尽管有不少比他大的,也都看他的眼神行事。

朱五经见两个小儿子不好好念书,心中很烦,虽多次训斥,也无济于事。一天,朱五经又把朱存和阿三叫到跟前,让他们俩规规矩矩地站着,训斥道:

“我一心要供你们三个人好好读书,将来也好光大门庭。可你们俩不好好温习功课,整天舞棍弄棒,招惹是非。如此下去,怎能有出息?将来凭什么立在世间?从今以后要专心



读书。”

小哥俩哼哈答应了几声，噙着嘴出去了。

来到院子里，朱阿三问朱存：

“二哥，咱爹就知道让咱们读那些没用的书，我一听就烦”。

“可不是嘛！整天絮絮叨叨的，什么‘子曰’‘好逮’的，真烦死人了。有什么用，能顶钱花吗？”朱存附和着说。

朱阿三一听二哥顺着自己，更来劲了，接着说：“咱爹天天点灯熬油地又看又写，还不是去当个教书的，也挣不了几个钱，家还弄个挺穷。你看乡里那些当官的，也没认多少字，整天吃香的喝辣的。念书有什么用？要能当个官管几个人就比念书强多了。”

“是啊！咱不给他念那玩艺了。”

小哥俩越说越投机，又跑出去当将军山寨王去了。

三个孩子越长越大，吃的多，穿的费。尤其是阿三，一条裤子穿不上一旬准把膝盖弄两个大窟窿，王氏辛辛苦苦地做的一双新鞋穿不上一个月就耍了罗圈，鞋帮和鞋底分居另过了。

家境越来越窘迫，朱五经无论怎样拼命挣钱也总是入不敷出，两个小儿子又不听管束。朱五经每天都感到疲惫不堪，心情郁闷。

时间一长，积劳成疾，竟病倒在床上，足足躺了两个多月，遭了不少罪，花了不少钱，也没治好，竟很不甘心地扔下三十几岁的妻子和三个未长大的孩子去了阴间。

这一年小阿三才12岁，大哥也只不过16岁，家贫如洗，四壁空空。王氏把房宅田产全都变卖了，刚刚够还亏空的。幸亏朱五经的人缘挺好，乡邻们给凑了几个钱，买几块薄板钉个薄木棺材埋葬了。

王氏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走投无路，便去萧县投奔刘崇家。

刘崇与朱五经有点偏亲，朱五经死前在刘家教了几年书，二人处的不错。刘崇为人特别孝敬，待人也热情。刘崇的老妈已



经六十多岁，心肠好，有见识，不同寻常。

杨山离萧县并不太远，几天后，娘四个到了刘家。刘老太太听说朱五经死了，先掉了几个眼泪，然后非常热情地接待他们，让刘崇把他们几人安置下。刘崇在妈妈面前唯唯诺诺，当即答应，让王氏浆洗衣服做些杂务，让哥三个和佃户们一起去种地。朱全昱此年已16岁，朱存和朱温年龄虽小，但二人长得壮，有力气，也能够个半拉子用。

第二天，哥三个就扛着锄头随人铲地去了。由于连日阴雨，无法铲蹚，草苗一起长，地又荒又硬。

这天格外晴朗，赤日炎炎。朱温从未干过活，年龄又小，没铲几步就两臂发酸，汗珠也出来了。他一看一眼望不到边的地，一眼望不到头的垄，心中犯开了嘀咕：

“这么累的活，什么时候能干完，我可不能干这个。”想着想着，他干脆停下了。朱存见状，忙问：

“阿三，怎么不铲了？”

“这活太累了，什么时候是个头？我不干了？”阿三答得倒挺干脆。

“那我也不干了！”朱存接着说。

这小哥俩从来是一拍即合。于是二人扛着锄头一前一后回到刘家。只有全昱老实忠厚，人又勤谨，年龄也大一点，知道在人家房檐底下歇荫凉不容易。无论怎样腰酸臂痛也挺着。刘崇见朱存和朱温不一会儿就回来了，心中自然有些不高兴，但也没发作，因为这是第一天。

王氏见两个小儿子不好好干活，心中很过意不去，向刘崇赔了不少小话。

自从进刘崇家大门开始，小阿三就注意观察这里的一切，尤其注意人们的相互关系。从那天见到刘老太太的第一眼开始，他就发现这个老太太特别仁祥和善，对他很好，而且他还发现刘崇在老太太面前毕恭毕敬，这个老太太在全家说了最算。

小孩有个小心眼，他知道只要把老太太哄乐就好办，于是经



常往老太太房间跑，开口就叫奶奶，常常围前围后的。老太太一磨身要下炕，他马上去给提鞋，很懂得讨老太太的欢心。刘老太太见朱阿三虽然淘气，有时要点无赖，但却很有心计，长得也很粗壮大气，有些男子汉的气派。为此，刘老太太倒蛮喜欢他的。

一晃就是几年，朱温已经十五六岁了。

刘老太太见朱温越长越丰满，体健有力，有胆有识，行如龙，坐如虎，说话声音洪亮，底气很足。再看他那容貌，宽宽的额头，浓眉毛，豹子眼，大方鼻方，心中暗暗喜欢。

这位刘老太太是大户人家的女儿，在闺中时也读过二年书，认识千八百个字，也知道一些历史掌故，这在当时就很不简单了。她看这位阿三虽然有些无赖，但机警善变，敢作敢为，出外打架从不吃亏，在无赖中也算个佼佼者。她见世道混浊，天下将乱，正是英雄辈出之时。

乱世出英雄，无赖中有人材。汉朝的刘邦也排行老三，不事产业，懒惰放荡，经常受到父母和兄嫂的奚落和嘲笑。后来适逢秦末大乱，他乘时而起，倒做了个开国的君主。大名鼎鼎的大将军韩信未发迹时也是一个流浪街头的无业游民，后来刘邦登坛拜将，却创造出许多辉煌的战绩。

刘老太太有个预感，总觉得朱阿三这孩子与别的小孩不一样。刚一跨进刘宅的大门刘老太太就有点偏爱他，而小朱温则是一跨进刘家的大门就开始讨刘老太太的喜欢。所以这一老一小关系竟格外的密切，刘老太太还常常亲自给这个淘小子梳头洗脸呢！这些都是见之于正史的，笔者不敢妄说。

说起来也奇怪，人若看不上一个人看哪都别扭，若喜欢一个人看哪都顺眼，“连身上的虱子都双眼皮的”。这刘老太太就喜欢上这个朱阿三了，总觉得他不凡，于是便生出幻觉来。

朱温就住在刘老太太的外间屋。一天夜里，刘老太太听到外屋好像有什么响动，以为朱温睡觉翻身打把式弄出的声响，怕他把被弄掉地下着了凉。就悄悄起来，轻轻拉开门往外间屋看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只见朱温的床上，蟠曲着一条赤色的大蛇，盘



成一盘，足有磨盘大小，头在中间昂起，满身鳞甲，红黄相间，光芒闪闪，熠熠生辉，好不怕人。

刘老太太吓得汗毛直竖，忙大呼：

“阿三？阿三！”只听朱温答应一声，揉揉眼睛坐了起来，眼角都是眼屎，迷迷糊糊地问：

“奶奶喊我干什么？”

刘老太太使劲眨了两下眼睛再往床上细看，只见朱温坐在床上惊异地望着他，哪里有什么赤色大蛇。她心中诧异，也没明说，就支吾着说：

“没什么！没什么！我怕你冻着。你好好睡觉吧！”

第二天早晨，朱温母子们都出去了。刘老太太把刘崇夫妇及家里人都叫到自己屋子，把昨晚看到的情景说了一遍，然后告诫道：

“这个朱阿三不是凡人，你等要好好待遇他，不得轻慢侮辱。”众人听了，有的伸伸舌头，有的撇撇嘴，刘崇也似信非信。

其实，赤蛇蟠床之事，用科学观点来看决不可能，或许是刘老太太老眼昏花所生的幻觉，或者是她为制止儿子打骂朱温所编造的谎言。但这一招也挺灵，刘崇本来挺孝心，听妈妈又如此一说，就不再训斥朱温，朱温又得以安稳地生活在刘家。

二

又过了一年多，朱温依旧是耍懒狡猾，体魄健壮可就是不爱干活，专爱摆弄棍棒，打拳踢腿，一听打架比什么都乐。

二哥朱存和他相差无几。但朱存没有朱温心眼多，生性莽撞粗疏，多干不少活还挨不少打。朱阿三则把刘老太太哄乐了，成了他的保护伞。

村外一里多地有片树林，林子中有一大块开阔地，足有几亩地大，平平整整的，是个天然的练武场。朱温和朱存一有空儿就跑到那里去，与那些豪家子弟及游手好闲的无赖们在一起跌跟



头，打把式，比拳脚，耍棍棒。

朱温和朱存在众人中是佼佼者，谁都惧怕他们兄弟三分，仿佛鹤立鸡群一般。哥俩也洋洋得意，自以为了不起。

一天，晚饭后，太阳还有一鞭子高，哥俩又到林中大空场上去凑热闹。时间一长，人们都厮混得熟了。朱温忽然发现多了一个生人。

此人身高八尺有余，膀阔腰粗，两条腿像两根檩子那样粗壮，裸露的胳膊上全是条条凸起的肌肉。大长脸，如用尺量，脸的长度没有宽的二倍也差不了多少，所以五官分布得也比较分散，眉眼鼻口的距离都比正常人要远出不少。下巴更大，足有四寸多长，多少还有点偏。此人的相貌特征格外突出，无论谁只要见他一面，准保一辈子忘不掉。

别看此人长相不漂亮，但面目还不凶恶，于刚毅中透出几分憨厚。他站在一旁观看这群青年们较量拳脚与棍棒，还不时地轻轻摇头或微微点头。

朱温连胜几场，很得意地站在那位陌生人的身旁，用斜眼瞟那青年一眼，只见他嘴角略微往上动了一动，微露笑意。朱温是好胜之人，就略转身向那位生人一抱拳，说道：

“这位朋友，怎么如此眼生？请问贵姓大名，仙乡何处？”

“小可姓葛名从周，是郾城人。是到姑父家走亲戚才来到贵城的。前天刚到，听说这里热热闹闹，特来开开眼界。”

那人先抱拳一揖，然后说了这番话。略停一下，那人又问：

“你的拳脚和棍棒玩得都不错，请问贵姓大名？”

“我叫朱温，是砀山人。听说郾城是个武术之乡，人们都爱练武。你既是郾城人，也一定会武吧？如能赏脸，也下场来玩玩？”朱温乖巧，因不知对方底细，说话挺客气。

葛从周手心早就有些发痒，见朱温请他下场，也不推辞，就顺势一抱拳说：

“那么在下就要领教领教了。不过点到为止。”

说完，葛从周脱掉外衣，露出紧衣紧靠，腰间扎着大带，脚蹬



薄底轻便快靴，俨然是个武生打扮。他缓步走到场中，向朱温又一抱拳说：“请！”然后立好门户，架式平稳，一看就知道是个行家。

全场一下子就肃静了，人们都屏着呼吸，瞪大眼睛盯着场心。

“行家伸伸手，便知有没有。”朱温一看对方的架式，就知道遇到了行家。但手插磨根，挨也得挨，不挨也得挨。他不能向人示弱稳了稳神，几大步走到当中，向葛从周一揖说：

“领教了！”

说完摆好进攻的架式，先走了几个马步，试着进招。

几个照面后，朱温突然起左拳向对方当胸击去，葛从周用右腕“啪”地一声把拳横挡开，刹那间朱温的右拳自下而上击倒，直奔葛从周的大下巴而去。

朱温此招也够损的，左拳为虚，右拳为实，两拳同时发出，快如闪电。他看葛从周的下巴突出，目标大，便首先攻击此处，俗名叫通天炮。

不料葛从周身法敏捷，用右手轻轻向上一搪，同时身躯向右一跳，就到了朱温的左侧。朱温求胜心切，两拳皆以发出，把中下盘全露给了对方。葛从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左拳变掌击倒，朱温想躲闪是来不及了，被击中左肘下，身体失去平衡，摔倒在地。众人连声叫好。

朱温红着脸站起来，还有些不服气，再次进招。不出五个照面，朱温又被打倒。朱温又提出比试棍棒，结果也连败三场。

朱温是个能硬能软善于权变之人，见葛从周的身手远远超过自己，当即服输，说道：

“葛壮士身手不凡，朱某人服了。愿与君结为朋友，不知肯否？”

“葛从周对朱温本有好感，当即应承。一论年庚，朱温年长，葛从周便呼朱温为兄，并约好从明天开始教朱温武术。

次日黄昏，朱温准时来到。葛从周从一招一式教起，先教徒



手格斗，后教器械。朱温这方面的悟性很好，武功大进。

春末夏初，正是百花盛开的季节。但旧粮已尽，新谷未橙，农活最忙，又是农民最为愁苦的季节。这天，葛从周教完朱温，坐在石上休息，一边擦汗一边说：

“朱三兄，我来此地已经两个多月，你的功夫进展很快，已不在我之下，我明天就要回去，咱们后会有期。”

“葛老弟，两月以来，你我相处得像兄弟一样，你又教给我许多功夫。我真舍不得让你走。”朱温有些恋恋不舍。

“那也没办法，我家中还有事，不能长住在这里。咱们都很年轻，两山到不了一块，两个人却能到一块，以后还有机会见面。”葛从周也有些伤感。

朱温想了想，说：

“葛老弟，你对我有恩，我早就想好好招待你一顿。可你也知道我给人家做佣工，能吃饱饭就不错了，手中没有半文钱。你明天实在要走，我也留不下你，但你得答应我，明天到村头小店喝两杯吧！”葛从周本想推辞，但见朱温诚心诚意，就答应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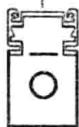
朱温回到家中，可就犯了难了。妈妈和大哥虽然尽心尽力给刘家做活，可自己和二哥却从未正经干过什么。刘家能供他们四人吃住也就可以了，哪还能给他们钱花呢？

一想到明天要请葛从周吃饭，一摸兜中分文皆无，朱温就特别闹心。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借，向谁去借？真是“一分钱憋倒英雄汉”。

踌躇了一会儿，他眼前一亮，有了权宜之法。

他总去仓房取东西，发现仓房的杓儿中放置着一口饭锅，那年月，生产力水平低，工业品很贵，一口锅也能卖点钱。他心中暗想：“我先把锅偷偷卖掉，换几百文钱，把明天的事先应付过去，以后挣钱再买一口算了。想到此，他悄悄进入仓房，看看左右无人，急忙拎起饭锅，往后背上一放，快步走出仓房。一边儿走一边儿心跳，很怕遇到人。”

合该朱温倒霉，他刚出大门，正遇到刘崇从外干活归来，两





人走了个顶头碰，朱温想要躲闪已来不及。刘崇见朱温要偷走饭锅，顿时大为恼火，一把拽住朱温的胳膊喝问：

“朱阿三，你整天吊儿浪荡，白吃饭，现在又要偷东西。今天我可饶不了你。”

朱温脸红到大脖根儿，自知理亏，也不辩解，也不哼声。刘崇拽着他吵吵嚷嚷地回到院里。王氏和刘老太太闻声赶来，忙问发生了什么事。刘崇瞪了王氏一眼，看着刘老太太说：

“娘！都是你宠惯的。阿三越来越不像话了。整天在外闲逛还不算，刚才又把饭锅偷着背出去要卖，幸亏被我碰上了。以后还不卖房子卖地啊！今儿个我非教训教训他不可！”

说完，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。

王氏非常尴尬，忙问朱温为什么要这样做。朱温只是低头不语。刘老太太见朱温不反驳，知道事情属实，是朱温理亏。就对儿子说：

“你说得对，阿三是太不像话了。今天我好好教训教训他，你还是先去吧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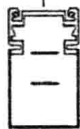
刘崇见妈妈发话，虽然老大不高兴，还是沉着脸走了出去。

刘老太太把朱温叫到自己屋里，老脸一下子沉下来，倒还真有点威严。她略带责备地问朱温：

“阿三，你也不小了。都二十几岁的人了，按理都该娶妻生子了。可如今还这样不务正业，成天在外闲逛，打拳弄棍的，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看你的意思，庄稼活儿是不想干了，可你终归也得干点什么呀！不然，怎么养家糊口？那你到底愿意干点什么呢？再说，你今天要拿锅出去卖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你把心里的话都跟奶奶我说个明白。”

老太太的话说完，脸上依然很严肃。朱温虽是一世枭雄，但由于刘老太太从小就护着他，而且一席话说得堂堂正正，全都在理，也不敢隐瞒。便把如何认识葛从周，如何向他学功夫，如何想请客而又没钱才出此下策的经过详述一遍。

老太太认真听着，听到朱温被钱憋得万般无奈的情景，心中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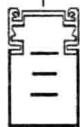
不免有些酸楚。她回身用颤巍巍的手打开钱匣子拿出三百文交给朱温说：

“阿三，这件事你想得倒不算错，但也不该私自拿锅去卖啊！这三百文钱你先拿去留明天用吧！”

丈夫有泪不轻弹，只缘未到动情处。朱温接过钱，眼圈红了，只叫了一声：“奶奶！”便说不出什么了。沉默了片刻，老太太接着问：

“阿三，刚才的话你还没回答我，你和老二到底愿意干些什么？”

“奶奶，庄稼活我是肯定不能干，我不甘心一生当个乡巴佬。我说实在的，让我一辈子干庄稼活儿，说出龙叫唤来我也不干。男儿当有大志，我可不愿干一辈子的农夫佣工。”





第二章 投奔起义军

朱
温

唐朝,曾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昌盛的封建大帝国。可是,到了唐朝后期,随着地主经济的发展和封建统治者贪欲的恶性膨胀,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愈来愈厉害,于是,大批农民贫困破产,生产遭到破坏。由于封建的生产关系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,阶级矛盾也就一天比一天尖锐激烈。

唐朝后期,土地迅速集中到地主阶级手中,拥有政治特权和经济实力的皇帝、贵族、官僚、大地主、僧侣、富商,恣意吞并或霸占民田,因而,皇庄、官庄、私庄、寺院庄园等各类地主庄园也就相应地发展起来。尤其是私庄,有的规模大到难以想象的地步。如代宗(公元762—779年在位)时,宰相元载在长安城南的良田、别墅,连片相望,达数十所,汾阳王郭子仪的田产也连绵百里,内有牧场和碾磨。又如宪宗(806—820年在位)时,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擅自吞没管内将吏、百姓等庄宅一百二十二所,其产业“阡陌相连”。有的地主庄园,土地并不集中,收租的人要奔波千里。寺院庄园的田地,主要来自统治阶级的施舍,或者来自对农民的兼并,由奴婢或佃户耕种。由于唐代佛教盛行,寺院庄园所占田地和劳动力都很多。如河南少林寺有柏谷庄,占地四十顷;山东长白山(今章丘县境内)醴泉寺有田庄十五所。那些拥有寺院庄园的和尚、地主们,食必稻粱,衣必锦绣,栖息大屋,出乘肥马,生活十分豪华。

由于土地兼并的激烈发展,广大农民的田产,很快集中到地主阶级手中。至唐末,地主阶级兼并土地的规模,更是有增无

